

## 潮人审美 “融化”的地毯

一位纺织艺术家 Faig Ahmed 织出了一种看上去像在融化的地毯。他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上公布了这些有趣的创作，每一块地毯都给人强烈的视觉刺激。

他的一幅新作名为“Doubts”，其特点就是复杂的图案溶解成黏稠的流体形状，外围是一条白色流苏。其实完成这样的作品，纺织手法仍然完全基于传统纺织工艺，不过艺术家对传统的纺织进行了大胆的创新。

这种作品的确让人耳目一新，也对地毯这件事有了更多新鲜的想法，比如这种融化中的地毯似乎更适合作为现代家居的“创意”装饰。

（文/CC 图/Faig Ahmed 个人网页）



E-mail:hdjs@ycwb.com

我是在一群专程拍鸟的摄影师中注意到的。

她与大部分魅梧黧黑穿着迷彩服的摄影爱好者不同。她身腰轻盈，走起路脊背笔直，胯骨微微分开，两腿有点“外八”。摄影爱好者老许介绍说：“人家是高中数学老师，迷这行已经6年了。在国内从黑龙江拍到云南，她绝对称得上是‘鹤类和天鹅类拍摄的大咖’，早出圈了。听说她十来岁的时候芭蕾舞就跳得很好，差点被舞蹈学校录取。丈夫重病去世后，她把一腔热情都融入了拍鹤、拍天鹅的爱好中。她现在在一间老年大学担任舞蹈老师，为了把鸟类的动态融入舞蹈中，她保持每秒8张以上的连拍，用超声波自动对焦镜头定格鸟类的动态，回家再细细品味那飞翔、扇翅、俯冲、跳跃的姿态。说实在的，她拍得比我们好，因为她比我们更有耐心。”

她似乎听到我们在说她的事，冲我们点点头。当晚大家在湿地旁边的农家乐吃饭时，我便有机会听她亲自说起了自己的故事——

跟我同病房住着的是一个毫耄老太婆，连日不停输液，24小时监控着心脏情况。这老太婆名叫徐阿妹，一头白发，肥胖、耳背，整天卧床，说话都困难，吃喝拉撒全由一陪护人护理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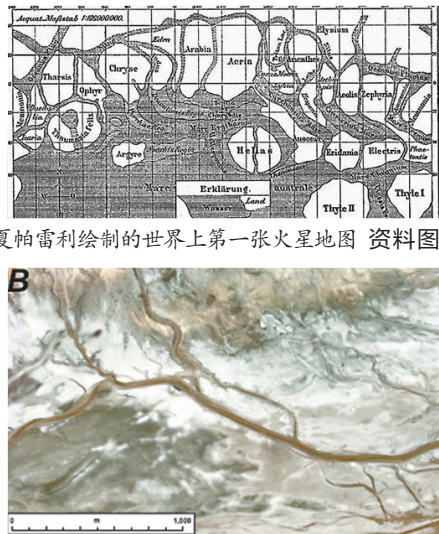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一个颤巍巍的老爷爷拄着拐杖来病房看她，坐在她的身旁，先是用手轻轻地梳理她蓬乱的鬓发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包着的几张照片给她看，一边用手指着每张照片，一边紧贴着她的耳朵，问：“还记得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照的吗？”看起来他费劲地提高了嗓门。老太婆紧绷着的脸慢慢松动起来，浮现出了淡淡的笑意，不断地点着头。再过一会儿，她又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皱巴巴的银行存折，仔细翻弄，并用手指划着上面的数字，告诉她要安心治病，不必愁钱。他

# 火星古河道“拼图”成功

## ——卫星图片拼接而成，八万亿像素细节毕现

科学家们这些年一直在积极探索火星，通过火星车的探索以及各种卫星图片，火星正在我们面前逐渐揭开神秘面纱。最近，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能够更好地查看河流细节的工具，并利用所收集到的相关资料，成功地拼接出一张八万亿像素的火星表面河流流域图。

这一发现将助力各种火星环境研究项目。不过，研究者至今仍未公开发布这张河流流域图，我们还不能一睹为快。



火星上的河道影像 资料图片



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卫星影像 图片来源：NASA

## 最早提出“火星上有河流”是个误会

科学家们对火星干涸河床的测绘，应该始于意大利著名天文学家乔范尼·夏帕雷利，是他最先观测到火星上有“水道”。据记载，乔范尼·夏帕雷利和同期观测者在观察火星时，发现火星表面似乎有一些从暗区延伸出的细线，出于当时普遍认为“暗区是水体”的传统，这些细线命名为“水道”。在1877年9月份的一次观测中，乔范尼·夏帕雷利还从目镜中得到了一幅当时最为完善的火星表面图，这张图后来成为了行星绘图的标准之一，在宇航时代来临之前，一直有人用它。

他当时还观察到了火星上的一种地形，并命名为 canali（意大利语，意思是“峡谷”）。这个词被误翻译为“运河”，以至于几十年后，世人都认为可能有一条火星运河存在。

当然，后来的各种关于火星的探索，包括卫星图像和火星车样本，的确都在向人们提供火星上有河流曾经存在的证据。而且由于火星上几乎没有板块构

造和侵蚀的影响，这些证据得以保存至今。但那条“人工挖掘的运河”，还有待继续探索。

## 欧洲航天局曾经的发现

2019年年初，欧洲航天局（ESA）曾发布了一组多彩图像，称这是过去艺术家们印象中的火星。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，就是一片有一片错综复杂的险峻山谷的图片，它明显地展示了火星上有河道的痕迹。

这张图片据说源于ESA在2018年底公布的一张 Mars Express 卫星传回的实时图片。那张图片展示的是一片具有几千万年历史的陨石坑区域，表面满是侵蚀痕迹，最重要的是，图片中看到的山谷平坦而且零散，其间以前作为河床的地理印痕清晰可见。根据ESA的说法，这些流水应该曾经从北方（图像中由右至左）下坡，最终形成了两公里（1.2英里）和200米（650英尺）的河流。

科学家们认为，这张火星近景图像表明，这些河道的构成很可能来源于曾经有巨大的河流流入地表，要不就是由长时间暴

雨冲刷形成的。

该说法显然再次刷新了人们对火星地貌的认识。

## “拼图”将为未来火星探索提供更多帮助

现在人们对火星的认识中，普遍认为这颗星球在大约34亿年前，北半球应该有大片海洋、湖泊和许多蜿蜒的河流，尽管那里现在是一片贫瘠的荒芜之地。

科学家们认为，火星上曾有一个厚厚大气层，还存在温暖的气候带，就像地球一样，存在能够维持星球表面呈蓝色的液态水。来自火星轨道上的卫星和地面上的探测器的观测结果，均为此提供了证据——不仅发现了干涸的“河床”，还有大量与水有关的粘土状沉积物存在。

而这次的影像就是用这些收集到的相关资料，绘制出了一幅独一无二河流流域图。根据这些影像数据，《地质学（Geology）》杂志上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论文，展示了火星上的“河脊”——河水顺流入海，奔腾不息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它们会侵蚀掉沿岸物质并不断沉积，最终形成

河脊。在地球上，尼罗河和密西西比河等大河形成的三角洲就是这种沉积过程的典例。而科学家相信，当火星表面有液态水流动时，也发生过类似的过程。

过去，科学家们曾试图利用1997年至2006年的火星影像数据对这些“河脊”进行编目，但因数据本身不够详细，不足以形成完整的目录。而现在，他们通过新的工具软件，拼接出整个火星表面的河流流域图像，也因此得到更详细的数据。通过这些数据，他们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，似乎只有南半球有这些因水流形成的“河脊”。他们对此作出的解释是：可能在数十亿年里，熔岩流重塑了北半球的地表结构。

不管如何，这张新的河流流域图可以让我们对火星了解更多。比如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火星地质环境变化过程；了解“河脊”所处的位置，还有助于给未来的火星探索车进行更细致地导航。

下一步，应该就是让下一代火星车去探索这些未知的河道了吧。

## 孙悟空吃的蟠桃为啥跟我们吃的不一样？

武汉植物园的一项最新研究，根据基因遗传机制，揭开了蟠桃果实为何呈扁圆形的秘密。

该研究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吃的蟠桃，跟电影里孙悟空偷吃的蟠桃长得完全不一样。

## 历史记载中的“蟠桃”

我们都记得当年第一部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中，孙悟空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，个个都是又大又圆又红。《西游记》中的确有王母在瑶池设的蟠桃会有大量描绘：“一朝，王母娘娘设宴，打开宝阁，瑶池中做‘蟠桃盛会’……只见齐天大圣孙悟空抱着又大又圆又红的蟠桃，吃得津津有味。”

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：“索度山上有大桃，屈蟠三千里，东北间百鬼所出入也。”这种“仙桃”似乎也是很大一个的。但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蟠桃，为何都是扁扁的样子？

其实关于扁扁的蟠桃也有历史记载。最早可能是来自于10世纪的《清异录》，其中有“鄮中环桃特异”的描述，将一般桃子果实的卵圆形，改称为扁圆的“环形”。后来，还有《本草衍义》中记载的“饼子桃”，开始有了对扁形果实的较为详细的描述；南宋《梦粱录》中也有记载“红饼子”为桃的名称。

这些记载应该都在说明一个问题，孙悟空偷吃的“蟠桃”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吃的蟠桃。

## 蟠桃为什么是扁的呢？

虽然蟠桃至今仍被作为一



蟠桃与桃果实对比图 武汉植物园供图

# 花地 · 纪实

## 独舞

□明前茶

2013年秋天，女儿去外地上大学了，她就去了趟苏北溱湖湿地。当时已过了旅游旺季，她雇了一条手摇船，特意交代摇船的大嫂：“别背你那些解说词，也别唱山歌。别惊吓到野鸭，你只管静悄悄摇橹，往野鸭子聚集的芦苇荡里去。”大嫂依言而行。一路上满耳只是风吹芦苇梢头的沙沙声，又听得强壮的螃蟹爬上箭网的声音。在两条水巷的分岔处，忽然就听到抖动翅膀的声音，只见一只黑色水禽，头颈羽毛是带着金属光泽的绿绿色，它像醉舞一般在水面上跌宕起落，加速向前蹿动，翅尖扇起无数晶莹的水花。太阳的光线斜射在那些水花上，七彩迷离，如梦如幻。

这是一只形单影只的野鸭，它炫技般地在水上欢舞，并非为了捕食，也非为了求偶，更非为了在团队中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它也许就是为了生命中的刹那欢娱吧。此时此刻，阳光散发出深秋的绵绵暖意，芦苇的穗头已经开花，透明而泛出银白色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水菱角的香气，起舞的野鸭感受到的自由快意，可能比草原上的骑兵还要多。她看得目瞪口呆，连相机也忘了拿出来。摇船大嫂笑着说：“一看你不是老道的拍客。专门来拍鸟的人，一上船就架起三脚架，刚才那段难得的奇景，人家已经咔嚓了十几张了。”她倒不觉得尴尬，她从摇船大嫂的评说

中捕捉到两条很有意思的讯息：一，有人专门为拍鸟而来；二，拍鸟可让人浑然忘忧。

她也可以尝试拍鸟。另外，刚才野鸭子的那段独舞，让她回忆起小时候在少年宫练习舞蹈时，老师给她起的外号“小野鸭”。老师这是形容她的舞姿经常别出心裁，不像别的小天鹅一样优雅缱绻，一副学院派的模样，她总是有即兴表演，像野鸭子一样歪斜着身子，舞姿透出一股俏皮劲儿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才看到了真正的野鸭起舞的场景，那份自得其乐与意气昂扬，让负重新前行多年的她忽然意识到，自己身上也有豁达和诙谐的一面。

那趟旅行归来，她便觉得找到了自我价值所在。她立刻去定做了自己的足尖鞋，重新练开腿，练软度，练习单腿旋转……重新开始是艰难的，但让人意外的是，舞蹈像是身体上的受虐，却像是精神上的释放。她从此不再需要安眠药。

如今，除了日常工作，她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两件事上：拍鸟，教舞。两件事都像是自虐。

拍鸟，占满了她的寒暑假，经常要背着干粮、饮水，在野外行进二三十里，为了守候到一缕瑰美的斜光，守候到群鸟划圈归巢的时刻，通常要等上好几个小时；教舞，占满了她的双休日，她要将自己观察白鹭、天鹅、丹顶鹤、孔雀、野鸭们的动态舞姿，所悟到的心得，择其扼要，选其精髓，编入教给学生的舞蹈中。她的学生，最年轻的47岁，最年长的81岁。她们中的许多人，与她一样，都失去了伴侣、事业或一度失去了人生动力，是舞蹈让她们重新开始新生活。

每年秋天，迎接新学员的时候，她都会给大家讲自己在溱湖芦苇荡与那只野鸭子相逢的故事。她记得它翅尖上闪烁的油绿色辉光，记得它一路激起灿烂水花，记得它逍遥自在的神情。它也许在说：在某些人心里，不仅热闹可以滋养人，孤独也是有光辉的。她对自我价值肯定，不来自外界的评判，而是来自一辈子的修养。就像那些读过的书、练过的舞、拍过的鸟，都让她明白：总有一段路，要一个人走。要走就要走得尽可能精彩。

□黄璋璋

站在江边。滔滔江水离她只有一脚的距离。如果不是发现及时，这湍急的江水就会遂了她轻生的去意，吞噬两条人命——一个生活绝望的母亲和一个未见天日的婴儿。在大家苦劝之下，她终于放下轻生念头。几天后，她生下一个女婴，但忍痛送给她人抚养了。

徐阿妹靠着一份搬运工的收入，独自抚养着三个孩子，依旧家计维艰。好在王明这时伸出了援助之手。他做人坦诚、讲义气，觉得好友遇难，理应照应。他还是单身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每月的工资除了膳食费，几乎全都给了徐阿妹。每当孩子们玩耍跌伤、感冒生病，也少不了他的关爱与照顾。孩子们都跟这个“王叔叔”很亲。有人觉得王明和徐阿妹年纪一般大，还挺合适，便劝他们结婚。不久，两人真的结

了婚。这段婚姻一时成为人们的佳话美谈。

时光荏苒，当年的男子汉已经成了一个88岁的老头子，身体消瘦，老态龙钟，但气色倒是不错，而且在我眼里依旧充满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豪气。

那天，趁老太婆熟睡，我悄悄问王明：“你对你老伴，是同情还是爱情？”他一听，似乎被惊着了。看样子，他从来没被人这么问过。或许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他自己也没这样问过自己。他看看蜷缩在病床一侧的老伴，又看看那瓶滴答不断的输液瓶，最后目光停在对面那堵洁白空荡的墙上。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。最后，他呼出了长长的一口气，好像如释重负，说：“雨水落在江里，还能分得清哪一滴是雨水？”

## “乡音”征文

□明光暗影

## 小镇美食八甲玛皮

我小时候生活在粤西山区的一个小镇——八甲镇。地方虽小，美食却不乏，比如“八甲麦”。它比一般的油麦菜更清甜可口，叶子更大，用本地另一块块折叠成A4纸大小、白玉凝脂般的玛皮，“弱如春绵，白如秋练”，静卧在竹制箩筐里。三毛钱一斤，买上三两斤，切成一指宽的长条状，可即食。

我们自家也会做玛皮。那时单位饭堂里有个大大的手推石磨，我们洗好米，放在桶里用水浸泡两三个小时，等米浸透泡软后，每一勺舀进石磨，碾成米浆。接下来兑水，米浆的稀稠度将决定玛皮口感的好坏。水放多了，玛皮会稀烂不成形；水放少了，蒸出来就易老、干硬。将舀到好处的米浆均匀地铺在刷了香油的扁圆簸箕上，烧沸一锅水，放上去蒸三两分钟就好。取出，细裁玉纸般地切成粉条状。

这时，母亲会开始做酱料。那时吃不起花生油，通常用猪油炒菜。现在都说猪油饱和脂肪酸与胆固醇高，多吃不健康，但用猪油来炒菜，其实香更浓。热锅里舀进一勺猪油，放进拍碎的蒜仁，瞬间香气四溢；再倒进切碎的香葱、葱花，加上酱油爆炒一下，迅速出锅。将这些热气腾腾的酱料酱汁，浇在用大碗盛满的玛皮上，就像给玛皮注入了灵魂，食物香味蒸腾四散，让人味蕾大开。此时即便是用筷子搅拌的这几秒钟，我都觉得如同一个世纪那么漫长，迫不及待地扒动筷

子，大快朵颐。

玛皮比一般粉皮要厚些，带点嚼劲，口感浑实。不知不觉大半斤落肚，打了个饱嗝，我才肯停筷收工。有条件的话，伴以豆芽、肉片一起炒来吃，玛皮味道更佳，但即便就这样不用菜，也可当正餐一顿。

多年后，我在省城工作，接母亲过来住了一段时间。有一天，母亲说想吃八甲玛皮。我只能带她去酒楼饮茶，点了炒沙河粉、蒸陈村粉，母亲说“不是这个味”。随后几天，我又带母亲陆续去吃了潮州粿条、陕西凉皮、山西莜面、郑州烩面、云南米线……母亲还是摇头。其实我知道，并非那些粉面的味道不如玛皮，只是母亲想家了。

有一年的大年初一，我重返八甲小镇。那天大街上所有食肆都闭门谢客了，我开车转了半天，突然发现街角一小食店门前排着长龙。店子极为简陋，零散地摆着几张方木桌与一些长条凳子，且只卖一种食物——玛皮。一碟最多三两，要五块钱，客人络绎不绝。排了老久的队，终于一份玛皮端上来，简单地各舀了一勺酱油、香油搅拌，当玛皮轻触舌尖的那一刹那，我的味蕾打了一个激灵——那就是久违的家乡味道，是满满的童年味道。无论时间怎么流逝，距离多么遥远，这味道早已烙在心里。

微信扫码聆听上期乡音征文《腌制橄榄糖》潮语播音



《羊城晚报》 羊城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二维码

《“乡音”征文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，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